

醫案摘奇卷之四

太倉傅松元耐寒父著

長男制然雍言校

胎氣

唐鴻甫之夫人懷孕兩月。胎氣上逆。惡阻厭食。背凜寒而面升火。頭昏作嘔。自去歲底起。食入必吐。不食則飢。至正月底。則但惡心乾嘔。因飲食不能進。故無所吐也。遂致形消肉脫。延至三月初。諸女科皆稱不治。鴻甫忽憶及余。遂邀往診。見病者耳聾人中縮。眶陷頤急。指如雞爪。臂如竹片。咽肉盡脫。但存皮骨。形如骷髏。惟隼未瘦。脈仍流利。腹仍高大。胃中則乾嘔無定。食物固不能進。卽湯

飲亦少進。歷觀前醫諸方。多用苦辛酸爲主。細察病况。胃中所存酸汁已多。任憑甜苦辣鹹淡。下咽必變酸味。矧再加以酸藥。以酸濟酸。宜乎嘔噦不止而不食矣。乃試與白石粉一錢。開水調服。入胃竟不吐。由此一日進三服。共計三錢。吐酸遂止。繼以金斛、冬朮、陳皮、穀芽等味以養胃。穀食漸進。形氣漸充。至十月分娩。而孿生雙子。一死一生。生者卽今唐百和也。

堂姪福生之婦黃氏。新婚後歸甯。時在臘月初旬。至十二日經來。三日而淨。二十三日回家。新正初三日忽患腹痛如疝氣。在未嫁時卽有是症。福生來問方。余問欲診乎。云不欲診。緣新婦怕羞。又厭大驚小怪。只須以小方止痛。余疏肉桂三分與之。痛雖稍減。亦

未認真服藥。從此淹纏不下樓者旬日。過元宵。遂再回母家。延醫調治。痛止而惡寒發熱。嘔吐頭昏。食大減。連易數醫。皆無效。福生請余往診。遂於正月廿四日抵黃宅。察其色如無病。診其脈寸大而不數。問其苦。則微有寒熱。頭眩而不渴。頗似孕兆。而其母金氏不以爲然。再延女科醫某曰。安有懷孕一月而病勢垂危若此哉。由是二十七日再邀覆診。仍斷爲孕。處方未及兩行。金氏卽邀集多人。圍余詰責。詬詈萬端。幾至用武。余思妄人無可與辨。遂乘間而逸。延至二月。其母尙有與余構訟之說。種種侮辱。殊難筆述。而姪媳則嘔吐不食者月餘矣。三月初。乃使雍兒同媒人至黃宅探病。切其脈。孕益顯。乃出所懷白石粉與服。嘔遂止。禁服雜藥。食漸

進至四月。病退。十月朔。產一男。福生來懇余命名。余遂名之曰慶奇。藉誌診孕時之受侮耳。

北鄉沈小史之媳。懷孕三月。忽癰閉不通者兩日。延醫服藥。初劑有效。次劑輒不應。連易數醫。皆然。繼邀苗涇陶福田診。陶曰。胎脈不見。腹脹如鼓。應作血鼓治。始以牽牛、桃仁、五靈脂、地龍等。合五苓散投之。繼以大黃、芒硝、芫花、大戟、乾漆、蟋蟀等投之。竭種種變換方法。連服八劑。仍是初服時一通。卽不復再解矣。至第二十四日。乃邀余診。兩脈俱弦。腹脹而癢。食少不渴。按其腹。堅硬不痛。腕左高如覆缶。此血氣結於脾外。脈絡既阻。故不見胎象。是以陶君作血鼓治。雖不應手。然種種方法。皆已用盡。乃以別無善策告之。

其家人再四哀懇。余曰。無已。但有用砒石一法。名椒仁丸。姑製方相授。信則服之。不信則棄之可也。沈氏接此方。果疑不敢服。又延二日。病者呼曰。與其脹死。無甯服砒霜。而或有不死之望。乃配合而服四丸。第五日。又邀往診。途遇其鄰。詢其致病之由。知因夫妻淘氣而得此。診其病。則腕左之腫硬已退。少腹之堅硬未除。小便略通而未暢。乃注重于疏肝和氣。以烏藥、枳殼、青皮、木香、合四七湯。再下椒仁丸四粒。服如前法。服後月餘。不聞消息。至五月中。遇插秧農夫。始知其人早愈。能作田間生活。孕亦未墜。乃知硝、黃、靈脂、桃仁、砒石雖甚毒烈。在當用時。亦不傷胎。經云。有故無殞。誠不我欺。特用時必須審慎耳。

崩漏

東北鄉吳姓婦。年三十許。自正月血崩後。漏不止。至十二月初。始邀余診。謂自春至冬。計大崩六次。至漏下。則未嘗有一日淨。凡崑山太倉嘉定婁塘茜涇劉河有名婦科。遍診無效。余切其脈。沉細緊急如刀刃。唇舌熟白。肌色晄然。小洩熱痛。大便燥結。惟粥飯尙可。每餐一碗。余思崩漏日久。失血已多。理當色白聲萎而脈芤弱。今聲音洪亮。脈細緊急。便燥洩痛。非火而何。陰血日少。相火日熾。治宜瀉火涼血。火去則陰不沸溢。乃用龍胆瀉肝湯。加蘆薈、地榆、知母、黃柏兩劑。而大便潤。小便不痛。繼以生地、歸芍、地榆、龜板、知母、川槿及血餘、蒲黃等炭。又二劑而漏漸減。再以前方去黃柏、血

餘加阿膠、絲綿炭、四劑而漏止、便調、食增。又與人參、黃芪、當歸、地黃、龜版、阿膠、知母、續斷、地榆、首烏等六劑。適因年關節近而藥止。卅年後復遇之。據云自此卽未再發也。

浮橋閔理齋夫人患崩淋常不止。某年深秋邀余診。其形瘦削。穀食不過二三口。聲嘶脈細。厭煩不寐。余用參、芪、歸、地、續斷、川槿、陳棕、絲綿皆炒成炭。與龜版、阿膠、胆星、胆草爲劑。兩服而寐安淋止。再由夢溪姪孫爲之善後而愈。隔一年餘前症又發。他醫無效。復邀余同夢溪往診。乃進益氣滋陰法。加烏梅、地榆及蒲黃、血餘等炭。調理月餘而愈。夢溪瑤民父也。

裂胞乾

總戎王厚山之寄媳。有妊八月餘。某晨努力提水。及黃昏腹痛。夜半胞漿破。天明惡露大行。胎不下。延至午未。女科云不救矣。穩婆云。只得以手術取出嬰兒。保產母命。總戎不許。使人速余治。至已上燈時。切其脈。胎未死。惟產婦力已竭。胞已乾。恐不救。勉書一方。用生地、龜版、當歸、牛膝、阿膠、黃楊腦各三錢。煎送回生丹一丸服之。二鼓卽產。兒果未死。產婦自痊。余曰。胎乾一日。欲望兒之長養難矣。後知兒果七日而死。王公卽海門督協鎮也

產後傷寒

陸少梅者。鎮洋縣吏也。俗稱房科。其媳產後因勞受寒。致畏寒身熱。痺痛腹疼。惡露已止。及第十二日。少梅邀余診。據云城中醫生

羣謂將成蓐勞。并出其所服之方相示。大抵用荊芥、防風、烏藥、香附、查炭、澤蘭等藥。余診其脈。輕取則浮弦。重按則緊細。斷其爲表裏受寒之症。因告之曰。前方雖平穩。無如病重藥輕。久延必致蓐勞。當此正氣未衰。急宜開發。不可留邪。惟恐或嫌藥峻。奈何。少梅請余毋顧忌。乃書生化湯重加炮姜、麻桂一劑。退二劑愈矣。

偏痺

蔣少懷之婦。得半身不遂之症。邀余診。切其脈左細緊。右緩滑。問病起幾日。云六七日。時六月也。問所苦。云左半身痠痛不能動。問何以得人扶而能出。云此刻纔能強行。復問現在乳子乎。云然。問左手枕兒而睡乎。云然。問汝臥床之蓆下無絮乎。云然。問汝床下

無地板乎。云然。余曰。汝病幸早治。若怠緩。不致瘳症。卽成痺症也。此後床下。須以蘆蓆兩張覆於地。床上須墊棉絮於蓆下。乃與柴胡桂枝附子枳殼黃芪當歸乳香木香一方。服兩劑得汗。而半身痠痛亦去矣。

流注

附流注流經案各二

一日黃昏後。有張姓邀余往治。至則見病者年三十許。農人也。日中惡寒發熱無汗。至日夕時。神煩志糊。切其脈細澀而數。是陽症見陰脈之凶候也。雖不渴不食。察其身難轉側。問其有痛處否。答云痛雖無。但身不能動。余曰。雖煩而未昏。惟陽症見陰脈。殊非傷寒。使二人反其身。余以手按其背。摩挲而問曰。有木處者爾言之。

得膊、脇、股、髀、五處皆略高聳。余曰：此發流注，是外科病。爲其書仙方活命飲，加桂枝，囑其家明日速請瘍科診治。後知其開刀十一處，臥床半年而愈。

又孫廷貴之婦，赴陶松家喜筵。至尙未食，卽寒熱吐瀉交作。其夫以爲祟，乃往卜之。便道候余診。至則陶家正開宴，親戚滿堂，領余至臥室。病婦臥床，吐瀉未止，臭惡難堪。切其脈弦澀，觀其形豐體而白質，頭項手足能動，而身軀木強也。凡瘧症項必強，今但身體木強，得非流注乎？廷貴云：王瞎子占云：霍亂吐瀉，是非外症。先生照霍亂治可也。余曰：卜者，盲人也。雖可卜其吉凶，何能識其病證？廷貴則信從不疑云：先生但開霍亂方可也。余拂衣而起曰：何不

延卜者治之。親戚相留云。請先生勿憤。開方可耳。余曰。醫爲治病之人。眸子既瞭。且又望問聞切。豈反不及隔三里之盲卜人耶。衆皆稱善。余曰。方雖開。不許服藥。恐今日服霍亂之方。後日變成流注。反謂有心弄巧耳。方成。囑其家速請外科治。少間有政君從其宅後過而邀之。政君云。此流注之初發也。不料內科先生竟能識之。後聞開刀一十五處。臥床六月餘而痊。余見外科之治流注。流經從未有一消退者。其無術耶。或取利耶。竟難言之。夫醫之爲道。本仁術也。爲人除痛苦者也。卽病危甚。有一線之生機。雖留殘廢之體。無不盡心力而爲之。此余八世家傳之不二法門是也。

吳伯漁婦。李懷卿女也。產後半月。僵臥不能動。女科鄭朱二君治。

二十日無效。病家與余貼鄰。既屢治無效。乃思決之大方脈。而懇余治。見病婦仰臥不能動。診其六脈。瀟細。手掌不能握。頭項不能轉。臂足不能屈。溲便皆在床抽墊。日惟飲粥二碗。不渴。故茶水不多飲。問其產後幾何時。答以一月。問女科屢治云何病。答云。產後小有寒熱。惟惡露少。食飲減。自女科治後。漸不能動。至於如是。日前朱君云。防變蓐勞也。余無言。伯漁之母。問究爲何病。余曰。此非蓐勞。是惡血流經。成瘍家之重症。但此症如成。非半年不得起床。時十二月初九日黃昏也。繼而思此症。女科既不識。若委之外科。決無能爲其消退者。乃問曰。今病已二十日。衣不解帶。僵臥如尸。恐背膊股髀。必有隱瘡數處。他日內潰而出。外腐而入。其將何以

措手。其女僕云。股髀已有二處皮脫。色紅紫。余謂伯漁曰。現在蘇航未開。汝速將錢六千文。囑航人至沐泰山。購回天再造丸五粒。丸至。日服一丸。並爲書陽和湯。加穿山甲、焙地龍、牛膝、歸尾一方。服二劑。十二日問其家。病如何。答云。頭項已能轉。手足略可動。惟身強。無人不能起也。十三日航來丸至。囑用開水日進一丸。至十八日盡。適其母家做佛事。二十四日化庫。竟能自行拜庫。毋須人扶持。幸其兩股之隱瘡未爛也。

顧仁甫之婦。六月六日分娩。十六日邀余診。問產後幾日始病。答云。產後卽發熱。食少口渴。因與蒸乳之發熱不同。初七日卽請鄭女科治三日。初十日惡露止。熱更甚。食反大減。又請陸女醫連診。

三次總無一效。不得已捨女科而請我先生之大方脈也。余問女科云何。答云。鄭先生謂產後受涼防變。初十日陸女醫云。惡露早停。腹痛有兒枕也。余曰。今十六日是產後之十一朝。身半以下不能動。腹痛下連髀股。兩足不能屈伸。是流經之象。欲作外瘍也。身熱汗少不食耳聾口乾泛噁。有伏暑發白痞之候。然一身之病。上熱下寒。治以溫涼並進。又恐難能。若二者捨一而治。得無熱者尤熱。寒者更寒乎。攷古人有合治法。兩者各不可捨。勉從合治如何。乃爲之用牛蒡、葛根、青蒿、連翹、丹皮、蟬蛻治其上。歸尾、牛膝、桃仁、甲片、查炭、地龍治其下。流水煎。微溫服。十七日再診。見白痞加腹痛。赤白痢。惟身熱稍衰。食可略進。開第二方。去葛根、丹皮。加石斛。

去桃仁。加澤蘭。二劑。十九日覆診。白痞發至腰腹。密而明。腹痛已減。髀股活動。惟痢不止。余曰。可愈矣。惡露皆從痢出。後痞停耳聰。熱解。痛止。痢已。調理至七月而起床。所云兒枕者。惡露結於胞門。流經者。惡露流走經絡之分別也。吳之流經在嚴寒之際。顧之流經在三伏之時。同一病而治法異。各從其時也。

目珠痛

一女年十七八。早失怙恃。寄養於舅家。勞苦無怨言。忽一日目痛。眼珠脹大而突出。較常人大一倍餘。不辨黑白。脈弦緊。余曰。肝腎陰虧。肝氣逆上所致。當以養陰治之。用大生地、熟首烏、龜版、蒺藜、草決明、石決明、龍齒、麥冬、羚羊角。二劑。痛脹均退。目亦復明。

唐家婦年五十餘。先曾患崩漏十年。愈後。虛火上冲。頭痛連兩目。至不成寐。羞明怕火。甚至頭顱腫脹。自覺如火灼。他人按之。則不甚熱也。脈沉弦。尺膚緊濇。此陰虛火炎。火甚生風。風火上入顛頂。肝開竅於目。故眼珠先痛。立方以滋陰、潛陽、熄風、火、平肝爲治。用大生地、龜版、沙苑、蒺藜、草決明、蝎尾、烏梅、川連、膽星、磁石、石決明、滁菊、羚羊角、加生鉄落。一服卽止。愈後間一年又發。但目珠痛脹。羞明。頭不腫痛。而心胸煩躁異常。脈弦寸數。余用前方去蝎尾、烏梅、羚羊角、鉄落、加濂珠三分、西黃一分。而目痛卽定。

失合症

同窗某君。在上海娶妻某氏。生子女各一而亡。婦撫孤成人。使子